智慧之源第一五〇期 歡迎索取．隨喜贊助

智慧之源

董正之 敬題

Source of Wisdom

發行者：智慧之源雜誌社
發行人：張詠雪
編輯者：智慧之源編輯小組

地址：115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85號11樓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七八六三〇一三
劃撥帳號：13217985 張淑彤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創刊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一號
中華郵政南台字第四二九號執照為雜誌交寄

宣化上人開示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慈悲喜捨對治三毒

若能把心性明白，就什麼脾氣也沒有了。一切爭呀！貪呀！求呀！統統沒有了。這時候，才是真正的自在，真正的解脫，才明白做人的真正意義。

人之毒心是由「身、口、意」三業而造成的，就是因爲沒有慈悲心和喜捨心，所以一生比一生墮落，廣造惡業，集少成多，因之，身體之毒，一天比一天深。這種毒無藥可治，久而久之，就變成蚖蛇、蜈蚣、蝎子等。這些動物有的口有毒，有的尾有毒，有的腿有毒，有的身有毒；總之，這種毒輕者令人昏迷，重者令人命喪，十分可怕。

人要有慈悲心，對人對事，宜和平相處，以誠相待，一切替人著想，不能用毒辣手段來壓迫人。學佛法的人，不可撥無因果，要對因果報應之事，特別注意！

假如有人對你無理的攻擊，或用言論來毀謗，或用行動來迫害，要處之泰然，不可還擊；應以慈悲心，感化之。所謂「以德報怨」，令他回心轉意，知道懺悔。要學習彌勒菩薩的思想——忍！忍！忍！自然化干戈爲玉帛，雨過天青，風平浪靜；否則，定力不夠，涵養不足，輕者相罵，重者相打，結果兩敗俱傷，甚至鷸蚌相爭，漁人得利，而作爲犧牲品。

金山活佛有定力，無論什麼毒也不怕，他用大悲心來感化一切有毒的動物，與他成爲老朋友，絕對不會傷害他。在〈普門品〉上說：「凡是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者，能感化有毒的動物改惡向善，不會傷害於人。」我們研究佛法，要貫通其義，明白其理，才算是真正學習佛法的人。

一般人皆有好高騖遠的思想，什麼奇啦！妙啦！專在這種境界上用功夫，這是錯誤的思想。我們應該在慈悲喜捨上用功夫。怎樣用功夫？首先要在不爭、不求、不貪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語上用功夫。這道理雖淺，可是先從淺處著手，由近及遠，由淺入深。不可談玄說妙，說了一大堆的理論，人家不懂，則毫無用處。

所謂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心可造天堂，心可造地獄。十法界不出一念心，由此可知，心念一動，業影隨之。古人云：「三點如星布，彎鉤似月牙，披毛從此起，作佛也由它。」這是說「心」的形狀，由此可了解我們的心性。若能把心性明白，就什麼脾氣也沒有了。一切爭呀！貪呀！求呀！統統沒有了。這時候，才是真正的自在，真正的解脫，才明白做人的真正意義。

佛性，是人人本有，個個具足，可是我們把佛性捨棄，捨近求遠，到外邊去攀緣，找些垃圾，把它當作無價寶貝，真是又可笑又可憐！希望大家認真做功夫——清心寡慾、與世無爭。

有人說：「世界一切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乃至荊棘毒草及土木沙石，都是由心所造。」既然知道由心所造，那麼，爲什麼不把心中的垃圾掃乾淨，莊嚴未來的世界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是由往昔爲衆生著想，離苦得樂，勤修六度萬行，迴向功德而成就的極樂世界。

我們也要造一個極樂世界，怎樣造呢？首先要沒有七情，何謂七情？就是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。把這七種感情調伏了，令它不造反。這時，心裏太平無事，什麼痛苦的事也沒有了。爲什麼有痛苦？就因爲心裏不太平。若是沒有諸苦，但受衆樂，這就是人間的極樂世界。

七情未能降伏，不是太過，就是不及，總不合乎中道，所以顚顚倒倒。我們若是明白七情，可以降伏它，令它不興風作浪，這就是「降伏其心」。因七情乃是從心生出，心中生歡喜，生惱怒，都是心隨著境界轉。現在把根本找到了，就不迷惑，也把天魔外道都降伏。天魔外道爲什麼來擾亂你的心呢？因爲你的心「情」用的太過，向外馳求，心不安靜，故引致魔來你的心中作主人翁。你聽他的命令，受他的指揮，你就沒有了自主權，而做他的奴隸。

菩提心

什麼是菩提心？

我有一個很簡單的比喻：未發菩提心前，好像麵粉未下發粉；一旦發菩提心之後，好像放下麵種。久而久之，麵便會長大。

若問菩提心像個什麼樣子？本來它是無形無相，只是個「覺道」。覺者，覺悟也。即是明白，明白道理。不單是明白，還要修這條道。

也可以用寶塔來比喻菩提心：這一座寶塔，無論它多高多大，必要從地上修起。地，就是我們的心地。要從地上建這座寶塔，使它一層比一層高。菩提心，也是從心地上建起，愈發愈大，愈發愈高。本來只是一點點，很小的，但逐漸膨脹、發大。功德圓滿了，最後可以成佛。

這僅是我一個很粗淺的看法，一個簡單的比喻。

無明——是生死的根本

無明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

——宣化上人開示法語

無明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這五種惡業，能令人顚倒發狂。

1. **貪心**：對順的境界起貪愛，非得到不可，甚至爲目的不擇手段。否則，心不甘，情不願。

2. **瞋心**：對逆的境界生瞋恨，發脾氣，不是罵人，就是打人，甚至殺人。這都是瞋恨心在作怪，已失去理智，意氣用事。有這種心理的人，能令社會不得安寧。

3. **癡心**：沒有智慧，是非不明，善惡不分，糊塗、顚倒，產生不良的後果——罪業。

4. **慢心**：就是揚己抑人——認爲自己了不起，事事比人強。這種貢高我慢行爲，最要不得。

5. **疑心**：對於正當的知見，起懷疑心，不相信任何人的話。這種心理不正常，是自卑的偏差。

這五種心理皆不正常，皆因無明所引起。修道人，一定要消滅無明，不讓它興風作浪，禍患無窮。

無明令凡夫在情欲上用功夫，認爲世間情情愛愛是真實的，所以離不開，丟不掉，放不下。因之，糾纏不清，放不下六親眷屬，搞得善惡夾雜，染淨不分，生生世世在輪迴中打轉，永無了期，所以說無明是生死的根本。

修道人，沒有這種累贅在心裏重壓著，容易得到清淨、解脫——了生脫死。若不和無明一刀兩斷，永遠爲它所支配，往地獄跑，跑到刀山上，跑進油鍋裏。屆時，後悔當初爲何不精進修道？可惜來不及了。

勸告各位！及時修道，不要存著來日方長的想法，古德說：「莫待老來方學道，孤墳盡是少年人。」學一天道，就和淨土近一點，一點一點便到淨土。不勤修就想要到淨土，那是辦不到的。世界上的事，有的浪費時間，而得不到好處；唯獨修行法門，不會浪費時間，修一分鐘，便有一分鐘的好處。所謂「集沙成塔」。一步一步不停前進，自然到達彼岸。

115
法界佛教印經會
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85號11樓

國內郵資已付
台北郵局
許可證
北台字第6354號
雜誌

宣化上人開示

何謂道

今天大家研究何謂「道」？道，就是人人所共同遵行的一條道路。什麼道路？就是大公無私。在〈禮運大同篇〉上說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」這是主題，後邊的文，不過是解釋大道的義理。

我常說：「儒教好像小學，道教好像中學，佛教好像大學。」小學不明白中學的課本，中學不懂大學的功課。有人問：「那有什麼根據？」孔子問禮於老子，而讚歎老子猶龍，隱顯莫測，變化無窮。由此看來，孔子好像不完全懂老子之道。真的不懂嗎？不是的！也懂，可是不說。為什麼？因為當時其學生程度不夠，還未到中學的階段，故不能講這個法門。老子對佛學懂是懂，但不講。為什麼？因為當時的人不夠程度，所以只講道教的道理，而不講佛教之義理。

儒教和道教是給佛教鋪路，外道是給正道鋪路，邪教是給正教鋪路。他們都把道路先收拾乾淨，沒有障礙物。旁門左道是把人心衝擊一下，把智慧門打開，然後才能接受佛教的甘露醍醐。

孔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！」這是說「道」和「死」的重要性。聞道，是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比死還重要。知道怎樣做人，就是死了也瞑目。不可望文生義的解釋，這一點各位要注意！不是說我在早晨聞到道了，晚上就自殺。你自殺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大公無私的淺釋，就是沒有自私，沒有自利。也就是沒有欲念，對於財色名食睡五欲脫離關係、不貪不愛。誰能實行萬佛聖城六大宗旨，就夠資格做為佛教徒。這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語六大宗旨，用佛教道理來講也可以，用道教的道理來講也可以，用儒教的道理來講也可以。總而言之，怎樣講都可以的，這個道理圓融無礙，很合乎邏輯學。

那麼，為什麼沒有人講這個道理？告訴你們！這是我所發明科學時代的佛教——六大宗旨。此宗旨包括一切宗教的教理，是很實用的方法。佛教所講的戒律，說來說去都沒有離開六大宗旨範圍之外。

「道」是首字和走字邊合成的。首者頭也，走者行也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教你去行。如果不行，無論講多少，都是假的，在欺騙人。所謂「說得有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寸。」

這個道，不是旁的道，而是做人的道。這個做人之道，比生死之道還要重要。有生必有死，就是聖賢豪傑也免不了一死，可是死有重於泰山，輕於鴻毛之分別。在早晨聞到道，就是在晚上死了，也有價值，總比不聞「大公無私」的道而死的人好得多，這個聞字，就是明白，明白之後，才知做人的道理。

再言之，「道」是什麼？就是眞理。這個眞理，任何人也推不翻的。眞理是絕對而不是相對，眞理只有一個而沒有兩個。這是道，共同實行的道，在儒教可以講，在道教可以講，在佛教更可以講的。道是眞理，任何宗教都可以講的，沒有專利，不是說只許我講，不准你講。

但是講道要有歷史的根源，不能說孔子如何講佛法？在那時候，恐怕佛的名號，尚無人知，所以要搞清楚歷史，免得貽笑大方。

中國字均有其意思，造字循著一定的法則，每一個字造時皆有解釋。中國文字依六法構成：象形、指事、形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。象形，如「馬」字有四條腿，「鹿」字上有一點，「羊」字上有兩點，都表示鹿和羊都有角。「牛」亦有「撇」，因為牛往旁邊的那股牛勁很大，所以每個字皆有其意義。這六法皆要懂。

此外，還有六藝，即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孔子有三千學生，通六藝者唯七十二人。「禮」是禮儀。「樂」是音樂。「射」是射箭，也包括武術。「御」在古時是指駕馭馬車，現在則包括開汽車、飛機、輪船等。「書」是書法，大體上分出為篆、隸、楷、某數，識某名。現在人造火箭、飛彈，皆是本著數理發明。如用電腦按鈕，控制火箭飛得多遠，皆不超出數理之外。

至於音樂，在佛教的觀念，即是屬於音樂。敲木魚有節奏，便有功德。若敲木魚有脾氣，或敲太大聲，或太小聲，便有罪過。唱讚是以音樂來供養佛。若一邊供佛，一邊發脾氣，你想佛會高興嗎？本來用音樂供養佛是很有功德的，可是你一發脾氣，唱也不好好唱，打法器亦打得烏煙瘴氣，那就有罪過了。

修行是從各方面著手，無一處不是修行處。並不是打坐或拜佛才是修行。吃飯、穿衣，乃至一舉一動皆是修行。

自性裏的音樂

宣化上人開示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

你若能終日不說一句廢話，不打無謂的妄想，能把自己的心調得安穩泰然、無拘無束、無罣無礙、無人無我、無是無非。你說這不是音樂是什麼？孔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你若懂得自性的音樂，不要說肉味，連水味也不知了，酸甜苦辣亦不知道了。始調達到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之境界矣！

各位要注意！切勿將自性當戰場來鬥爭，那就不是音樂！

自己的「音樂」。要修得心平氣和、不生煩惱、無人無我、沒有無明。若嫉賢妒能，或好高騖遠，或想出風頭搞個名堂，這些皆不是音樂。每日修行合法，那就是音樂。把自己修得心平氣和、陶冶性情，則根本不需要到外邊去找音樂。就因為你心不平和，故要假借外邊的音樂來平衡自己。

若心能平和，時常洋溢著一股祥和之氣，那就是眞「音樂」。而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這六藝，儘包括在自性當中了。

那晚她們夢到上人，上人說：「為什麼我要妳往東走，妳就要往西走，總是跟我唱反調？」

這兩個女孩第二天趕忙告訴這位老太太，說：「我們改變意思了，願意去萬佛城，妳可以跟我們一道走。」老太太很高興，如願來了。這個是一個例子。

今年夏令營也有同樣的例子，有個媽媽也是打算今年不來的，因為以前來過了。起這個念頭那晚下班後，她把鐘調到明早起床的時間。可是起床時間還沒有到，竟有聲音出現了，「起床哦！起床哦！該起床了！」她想：「哎！我先生出差了，家裏只有個小男孩，怎會有男人的聲音呢？」而且叫她起床。她只好勉強睜開眼睛，一看嚇一跳，眼前變成萬佛城了！她竟然已經到了萬佛城，還在走樓梯呢！

她說：「哎！我不行，不行來，我還沒搭飛機呢！我還要去上班呢！我不能來啊！」可是腳已經踩在萬佛城地上了。

她醒了後，決定還是來萬佛城，不能改變心意，連佛菩薩都來點明她，要她來萬佛城。

「所以萬佛城」，上人曾說：「一切唯心造，如果你往好的想呢，就算不好它會變成好。」上人又曾說過：「我們道場是萬金和尚，萬金居士，大家都很重要，不要妄自菲薄！」所以，我們要信心堅固，就不會有很多煩惱。

宣公上人答問錄

金剛棒喝

●問：請問〈楞嚴咒〉裏開智慧的咒是什麼？

上人：我只知道愚癡的咒：「懶惰懶惰，娑婆訶。」

●問：什麼是眞的？

上人：哪一行，哪一派，哪一宗，哪一教，若是能盡量利益他人，而不要利益自己的，這都是眞的，再說明顯一點，就是如果表面幫助人，而裡邊有所企圖，不是貪財，就是貪色：不是貪色，就是貪名，再不就貪利，那他後邊總有一個黑影在後邊跟著。

●問：睡時做夢算不算造業？

上人：夢裡所作所行不算業，醒時勿造便是，但不能一概而論。如你說我願意做個夢，在夢中可造許多業，那就是罪業。如你沒打妄想要在夢中造業，則與你沒關係。至於平時醒著有造業的念頭，但沒有去做，那就是惑不是業。

●問：什麼是顛倒？

上人：就是以苦為樂，以是為非，以無常為有常。又可以說，心思不定，亂轉念頭，見義不為，見利而為。總之，黑白不分，眞假不明，皆為顛倒。

●問：有一位法師告訴他的徒衆，不能持楞嚴咒、大悲咒，因為持咒會使天魔外道起恐怖心，這就是違背了慈悲心，所以這位法師教導他的信徒，任何經典都不可以用，也不可以看，不需要看了，只要一心念「阿彌陀佛」就可以了。

上人：如果說念咒的人沒有慈悲心，佛也不會說楞嚴咒、大悲咒，讓一般的弟子減少慈悲心。

●問：佛經上有很多字是梵音，到底是以臺語發音，或是國語發音，才是正確的？

上人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

●問：不久前，我家中有親人去世，我想為他超度，使之往生，應該怎麼做？

上人：我最近看到一則新聞，在泰國有一位上校，曾經死了三次又活了過來。據他的經驗說：供養三寶的功德是無量的，也可以超度六親眷屬。所以，自己先要諸惡不做，衆善奉行，這就是超度六親眷屬唯一的方法。

●問：如何斷除人世間的名利和欲望？

上人：死了之後便斷了。

●問：如何修持才可以了生脫死？

上人：吃飯、穿衣、睡覺。

●問：請問上人，為何持大悲咒或楞嚴咒時，頭痛暈眩，感覺身體晃動，會打冷顫？

上人：你心裡有邪魔，所以持大悲咒也不靈了。

●問：善惡從什麼地方來的？

上人：是從我們每一個衆生的業報那兒來的。

●問：一般人都說你有好幾通爾碰巧的。應該不會死的，求我也不會死；應該死的，求我也不會活，這你們懂嗎？

上人：我不承認的，都是偶

●問：(1)佛菩薩能否幫衆生擔業障？(2)如何辨別誰是眞正的明師？

上人：(1)你有過能改，佛菩薩就有這個力量，赦你無罪。如果你有過不改，你專門靠佛菩薩來承擔你的罪業，那是無有是處的。(2)辨別誰是眞正的明師，就看他有沒有爭心？貪心？看他是不是常說方便語，打妄語，卻說是權巧方便。如果是這樣的人，還說他是善知識，這也是無有是處的。

●問：如何對色相不執著？

上人：不要學口頭禪，也不要學石頭人只說不做。

●問：對病人如何加持？

上人：你想給人治病，先給自己的病加持好再說。

●問：如何辨別是業障病？

上人：病得很奇怪的，沒有什麼原因而突然發生的。

聖城有萬金和尚，萬金居士

不來也不行

◎比丘尼釋恒君

當然換任何人都會嚇壞了，所以她澡也不洗趕快衝出來，馬上把《楞嚴咒》掛胸前，念佛號，穿好衣服趕快去拜佛，希望佛保祐不要中邪了，接下來就沒有再看到任何景象，她也安心了。

可是她晚上睡覺時，又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她夢到在山後面很遙遠的地方，有一個女人在說話，她看不見人，但知道聲音來自很遠很遠的地方。這個女人只說了幾句話，而且重複說。什麼話呢？「念經迴向！念經迴向！」

因為這一連串的怪事，所以第二天她趕忙到醫院去看那正在急救中的先生。這先生雖然傷很重，但還能講話，意識很清楚。她把昨天發生的事跟這先生說，又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亡者的先生很哀傷又抱希望地告訴她：「我太太希望你救度她！」這位蔣居士說：「你們不是已經在這裏一個廟裏超度她了嗎？」這位先生說：「但是我太太對妳有信心，請妳幫忙！」

蔣居士心想：南非當時佛法剛開始，她對佛法是有信心，亡者死在異鄉沒人幫她。蔣居士平時對佛法這麼用功，亡者知道她對佛法信心的力量，能幫亡者離苦，所以托夢給她。

這位居士對佛法有這麼大信心，那麼我們是不是對佛法也有信心呢？我知道我過世的母親對佛法有信心，尤其對萬佛城。

記得我母親死後我回去奔喪，當時我決定把母親的骨灰帶回萬佛城，上人也允許了。我有個表舅卻反對，他說：「妳母親是南人，中國人有話是落葉歸根，我願意義務帶妳母親的骨灰回湖南老家。妳母親沒去過美國，一個人也不認識，妳帶她去美國做孤魂野鬼，多可憐！回老家呢，還有個親朋陪她。」他認為我是一意孤行，一再希望我能改變主意。

母親死了七七四十九天後，第五十天我準備搭機回美的前一天，這表舅又趕到我家來。我心想臨走時他還要勸我什麼呢？結果他告訴我半個月前，他夢到我母親，她只說一句話就走了。她說什麼呢？「我不跟你去湖南了，我去美國！」

所以說我母親對佛法、對萬佛城，是很有信心的，雖然死了，她的靈魂也願意來萬佛城，跟大家一起修行。

也有居士曾說過：萬佛城好像是有股很強的吸引力，不自覺地就要往這裏飛，每一年總要來心才安。曾經有兩個女孩是新加坡人，去年（一九九九年）她們下飛機來到譯經院，我在那見到她們。她們說她們本來是不打算來萬佛城的，心想：年年來也不差這一年嘛！就想到別的道場去走走。

那時正好有位老太太，久聞萬佛城就想來，可是一個人又不知道怎麼走，聽說這兩個女孩經常來萬佛城，熟門熟路的，所以請求跟她們一道來。她們就告訴這位老太太：「對不起！我們今年不想去萬佛城。」當然老太太很失望了。

法會的形式非常簡單，通常我們會用一個慢調，和一個快調。當我們整天都用同一種念法，即使是在不念的時候，的的確確還是會聽到念佛的聲音。

記得有一年夏天的觀音法會，當時佛殿中有風扇，經過數天念佛，有人聽到觀音聖號從風扇中發出來。當你靜下來或去睡覺時，還是會聽到念佛的聲音，因為你一整天一直重覆地在念佛。

上人強調：持名念佛是人人可行的。上人強在佛殿安置暖爐，以使老人家不會覺得冷。年輕人雖不介意冷，但是老人家假如冷的話，會感受到很大的煩惱，或者在念佛時不能放鬆自己。

上人教導我們的方法是：半小時經行念佛、半小時坐念，及半小時靜坐默念。這個方法給予人們足夠的時間來一心專注和靜坐。

摘錄自《從地湧出妙覺山》

回想萬佛城的生活及法會

◎比丘釋恒佐

當我們初次來到這裏，甚至沒有衣來子可以把衣服在寺院中掛起來。一切都很簡陋，衣、食、臥具，所有這種方法來教導所有來向他學習的弟子。不管我們缺什麼，我們都很用功。在這些道隨師父修行及學習上人風範的人當中，有種精神存在——同參道友間的友愛及互助。

上人教導我們的其中一件事情是：為了利益衆生，我們必須竭盡能力去學習一切。《華嚴經》中描述：菩薩幾乎能做所有的事情，從善於講經說法的老師到木匠、雕刻師、農夫等。菩薩善知一切工巧和技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菩薩必須教化所有各類不同的衆生。

上人也注重教育。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多方面的學習，並沒有專學某東西。上人教導我們盡力地去學習每一件事情。上人因材施教——依各人最會做的而教。當念佛法會及禪七來臨，由於各人平日一起精進辦道，把這種態度和氣氛也帶入法會。早在法會開始前數月，各人都已安排好自己的時間表，以儘量爭取多一些參加法會的時間。

過去，我們一年之中，最少會打三至四次禪七。禪七有為期三週、四週、五週、六週，乃至二百零八天的。每個人都很興奮，能有機會修學這個法門，差不多像是從所有的工作中休假。為什麼你會認為從早晨兩點半至午夜十二點的受苦，是假期呢？這是因為我們眞用功，這是一個一心專修一個法門的機會。

法會期間，你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時間表作息。這些法會的性質是：只要你能夠依照時間表作息，便會獲得很大的利益。寺中或喜捨院（尼衆的區域）所有的住衆，每晚必須去聽經，不能溜去睡覺、找朋友，或閒談等等。聽講經像麵包和奶油一樣，是我們賴以為生的食物。假如你住在萬佛城而不去聽經，其他的人會說：「既然這個人可以不去聽經，我也不必去。」這樣，你不但自己懶惰，也因為影響人不去聽經而造業。

上人所講的經，雖然是在二十、十五、十年前講的，但與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很契機且恰當的。不要因為這是講經的錄音，就不把它看得同樣重要。我記得有一次在金峰寺，在聽上人講經的錄音時，上人來看我們。上人走下台階，坐在佛殿當中，用手加持每一個人。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：不管上人的肉身在與否，上人都會這麼做的。那一次上人告訴我們：「假如你來聽我講經（或講經的錄音），我會盡全力來幫助你！」據我所瞭解——不管上人是否親身在講經，上人還是在那裏，上人還是在幫助我們。

有一次，一位女居士在法會結束後說：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，發生在我身上。」我問她：「妳是否發了脾氣？」她說：「沒有！」「妳覺得有什麼不好嗎？」她說：「沒有！」「那麼，這已經是件很好的事情了！」試想想：世間上所有的人，尤其是在西方，他們為了可以暫時感覺好一些，花了上千塊錢去看醫生。能平平安安、快快樂樂，已經是很大的利益了。

法會期間，我們從早晨四點到大殿做早課，一整天都留在大殿修行，直到晚上九點半大回向結束。唯一離開大殿的時間，是在用午齋的時候。

近期法會

萬佛聖城

觀音七 (10/28～11/3)
三天參禪講座 (11/22～11/25)
彌陀七 (12/23～12/29)
Tel：(707)462-0939
Fax：(707)462-0949
網址：www.drba.org

法界佛教印經會

週日華嚴法會 (10/14)
週日水懺法會 (10/21)
楞嚴法會（法界成立17週年）(10/25)
週日念佛法會 (10/28)
楞嚴法會（宣公上人出家日）(11/1～11/3)
慶祝觀音菩薩出家日暨敬老節 (11/4)
~~週日華嚴法會 (11/4)~~
藥師法會 (11/14)

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85號11樓
Tel：(02)2786-3022、2786-2474

宣化上人開示

六根互用念觀音

念觀世音菩薩，不但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而心裏也記得清清楚楚。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頭，都在念觀世音菩薩。眼睛念，耳朵念，鼻子念，舌頭念，身體念，意識也念。總而言之，都在念觀世音菩薩。這叫「都攝六根，一門深入」的境界。

在〈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〉上說：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爲第一。」大意是這樣的解釋：都攝六根，就是教我們把六根攝住，不散亂、聽使喚、依教奉行，將六賊（六根）變成六個護法。都攝，就是令六賊守規矩，不許它作怪。把它們訓練柔順，非常聽話。

人爲什麼不能專心念觀世音菩薩？就因爲沒有都攝六根，沒有駕御眼耳鼻舌身意六賊；所以它們興風作浪，引起妄想紛飛，不能安分守己，而到處找麻煩。

若能都攝六根，那麼，就能淨念相繼。清淨的念，如同水波一樣，一個跟著一個，繼續不斷。清淨其心念觀世音菩薩，亦復如是。不間斷的念，不停止的念，念到相應時，就得到「三摩地」。

三摩地，譯爲正定正受，這是第一圓通的法門。到了這種境界，便能六根互用來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。

有入三摩地的境界，才能得到念觀音三昧，才算是打觀音七的人。沒有得到念觀音三昧，不算是打觀音七的人。入三摩地的境界，從清晨開始，一直到晚間休息。在這中間，口裏只知念觀世音菩薩，不知時間的過去，也不知時間的現在，更不知時間的未來。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，都空了，這是入三摩地的境界。

在這裏念觀世音菩薩，精神集中地念，忘掉一切煩惱。我有沒有吃飯？不記得啦！爲什麼？因爲我一心念觀音嘛。我有沒有穿衣服？不記得啦！爲什麼？因爲我專心念觀音嘛。我有沒有睡覺？不記得啦！爲什麼？因爲我專心念觀音嘛。

如果把吃飯、穿衣、睡覺這三件事情都忘了，這就是三昧現前。心中沒有無明，沒有煩惱，沒有妄想。念觀世音菩薩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歡歡喜喜，念得比什麼都自在，比什麼都愉快。有病，病好了；有痛，痛忘了；沒有吃飯，也不餓了；沒有睡覺，也不睏了。

這就是入念觀音三昧的境界。

宣化上人法語

有貪心 無成就

有了貪心，事事起變化。

修道人，好像眼睛那樣的清淨，不能容納一粒沙子。如果眼中有沙子，一定不舒服，總想法子把它拿掉。否則，身心不安寧。修道也是這樣的情形。這粒沙子是什麼？就是「貪心」。有了貪心，事事起變化。本來是清淨，有了貪心的念頭，便起了化學作用，將清淨的水變成穢水，不能利人，反而害己。

修道人，有一分誠心，便有一分成就和感應；若有十分誠心，便有十分成就和感應。有了成就，有了感應的時候，就不要執著，不需要放在心頭上，應無所住，把它忘掉。我們修道的主要目的爲了生脫死，不是爲求感應而修道。

切記！不可有所企圖而修道，爲求成就，爲求感應，那是大錯特錯。這一點，大家要弄清楚。你專一其心來修道，功夫到了爐火純青的時候，自然會有成就和感應。

有企圖的修行，永遠得不到成就和感應現前，所謂「有心是妄想，無心是感應。」感應是可望而不可求的。

修道人，要有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」的心理，無論做甚麼事情，盡力而爲之，不管後果如何，反正光明磊落，出發點爲公不爲私，不存私心用事，成敗不去計較，給公家做事，亦復如是。不要前怕狼，後怕虎，有事發生，誰也不敢擔當一面，互相推卸責任，小事如此，大事可想而知。

不要有癡人妄想的念頭，沒有念書，即想得博士學位；沒有種田，要收五穀；沒有買馬票，就想中頭獎，哪有這樣的便宜事？在春天要播種、耕耘、灌溉、施肥，秋天才能有所收穫。所謂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。」這是自然的道理。

各位注意！不要有貪求之心——貪成就、貪感應，那是夢中之夢，渺茫之至！不要騙自己。如果認不清目標，捨本逐末，把大好時光空過，一無所得，悔之晚矣！

佛教徒眼中的基因工程

◎易象乾博士 文
王青楠博士 中譯

（續上期）

出於佛教和平的傳統，佛教徒應非常關注基因工程在戰爭中的使用，這會有效地造成大區域性的痛苦與死亡。國際恐怖份子已在認真考慮使用基因工程病毒了，

狀況共鳴了。這類問題，我們是無法用科學數據來解決的。

應用生物基因的戰爭，是基因工程對人類生命最嚴重、短期可見的威脅。出於佛教和平的傳統，佛教徒應非常關注基因工程在戰爭中的使用，這會有效地造成大區域性的痛苦與死亡。國際恐怖份子已在認真考慮使用基因工程病毒了，這幾乎是無法管制的，因爲商用儀器和技術，很容易就可以轉爲軍事應用。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，前蘇聯有六萬人從事生物戰工作，包括基因工程病源計劃。一項令人驚恐的計劃之一，就是將天花病毒和Ebola病毒結合起來。沒人知道大多數那些科學家到了甚麼地方，帶走了些什麼。

雖然媒體大肆吹噓基因工程的益處，主要包括修理缺陷基因、治病、增加食物產量的大量案例，但我認爲代價太高了。爲使國際公司在下世紀贏得暴利，我們就要賠上生物圈（biosphere），嚴重損害這個星球上的生命，甚至傷害我們覺悟的潛力。基因工程對人類健康、環境都造成嚴重危脅。爲少數人的利益，人是否有權力改變地球上有情、無情衆生的生命，是個重要的倫理問題。

基因工程的特點，在於它的力量與不可逆轉的趨勢。它對人及動植物的傷害能力的快速躍進，比其他大多數技術大得多，其中的失誤，不會給我們留下改正的餘地。這門技術中的缺陷無法修正，成爲以後無數代的負面遺產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，美國防部長William Cohen警告：「某些病是針對某類特定種族，可能將該種族全清除掉。」有幾個國家都已報導，擁有針對特定種族的基因工程病毒。

基因工程的特點，在於它的力量與不可逆轉的趨勢。它對人及動植物的傷害能力的快速躍進，比其他大多數技術大得多，其中的失誤，不會給我們留下改正的餘地。

即使基因工程的某些領域，在尊重其他生命的前提下，能夠安全地利益人類，人也應加倍努力探討其科學上風險的程度，實施預防原則，發展倫理準則。因爲科學的建立，就是對公衆理念需要的認可；在當前基因工程有關的道德問題上，引入佛教的倫理概念，將可打開或許可解決此問題的新視野。同時，大衆能夠要求徹底檢查這個工業與政府及學術界之間的交往，並設定規則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

在佛教徒眼中，基因工程問題與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其他大多數問題，原則上沒有差別，都是煩惱——貪、瞋、癡等的結果。

我們眞有影響力嗎？甚至想減緩當前進展趨勢都極爲困難。然而希望還是有的。幸運的是在這個領域中，少數經過良好訓練的科學家，看到了其中的危險，勇敢地將良心中的話講了出來。其中的幾位是：有責任感的基因學委員會的Stuart Newman教授、加州柏克萊大學的Richard Strohmann教授、Open University的Mae-Wan Ho博士、關注科學家聯合會的Margaret Mellon和Jane Rissler博士。

顯然，用實情來教育大衆是個關鍵。我們需要有信心，相信一般大衆能團結一致，建立起一個整合集體智慧的的基礎，爲我們指出一條路，走出基因工程這個極其複雜的迷宮。我們能擺脫這個問題嗎？可能不行，但也可能成功。在Vandana Shiva教授領導下的「第三世界網路」，動員了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，抵制跨國公司對基因工程利潤的探求。在歐洲，大衆對基因工程食品危險的高度警覺，最近曾迫使大公司撤回預定的廣泛宣傳。在美國，「有機食物遊說團」和「自然法則之母」，及其他的一些組織，對大衆廣泛宣傳教育了此類基因食品的危險性，因此想要將基因工程食品納入「國家有機食品規則」涵攝範圍的企圖，未能得逞。

在佛教徒眼中，基因工程問題與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其他大多數問題，原則上沒有差別，都是煩惱——貪、瞋、癡等的結果。基因工程問題的獨特處，在於它對這個星球上生命的破壞程度，及對我們和環境不可恢復的結果。佛教徒該怎麼做，回答不一：有人想與許多組織一道努力，提高大衆的覺悟，阻止那些顯而易見的危險；有人會直接在心地上用功，以具備度化一切衆生覺悟的智慧與慈悲；還有人，毫無疑問會將頭埋在沙裡，對業果聽天由命。

（全文完）

（本文轉載自二〇〇一年六月份《金剛菩提海》，原文曾刊登於該年發行的《東西宗教》年刊。

作者為加州柏克萊大學佛學博士，現為柏克萊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教授、舊金山州立大學講師，為已修行三十年之佛教徒。其網頁——基因工程及危險性〈http://online.sfsu.edu/~rone/gedanger.htm〉提供更多資料。）